



## H诗路花语

## 同船渡

## ■ 西渡

我热爱无人看守的风景  
甚于人见人爱。我乐山，也乐水  
最好是，山水相连。

谁渡我百年？谁家女子与我同船？  
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划手。  
且听春风载我于水上。

水波不勉力，也不尽责，  
水波的一生只自如；如果我们的爱也如此，  
否则它就是一支反向的浆。

执着的人不堪自渡。  
我的船只任波浪的势力，  
从此岸到彼岸，从春到秋。

春秋，我们在此岸反复写信  
给宠爱我们的梅花；在彼岸  
我们的自我悬在雨丝风片，一只鹤飞跃的  
弧形。

风景是我的一只浆，诗是另一只。  
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  
但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

比起我们的先辈，我们穷酸，地位卑微，  
但说起灵魂的自由，我们也像他们一样  
无羁，  
宇宙之大放不下我们一生的心事？

最得力的一支浆，不要误认爱情，  
叫友谊；不信我的人会撞到南墙，  
回头也不见岸。

比起舵手或浆手，我更爱靠近舷窗的位置。  
翻动的酒帘如我的心动。  
你说，风给我们的自由已经足够。

## 今天

## ■ 叶美

今天的日子单调而盛大  
什么都在继续，朝着没有的终点  
你要习惯重复地睡去和醒来  
你要忠实于窗口里风景的安然无恙  
身体装进这松塔的衬衫  
灵魂走进来像慌张的房客  
手，迎着流水的高温静谧  
房间里每一件物品  
在她眼前蒸腾，雀跃  
受着神圣的伤  
但这不可能是真的  
一幅主妇的画像跳上她，  
灶台时时呵斥不准移情。

## 小镇新英

## ■ 郑南浩

小镇的年轮挂在海岸的旧挂历  
风筝满天飞舞的瞳目里  
儿时呼之欲出

记忆是唯一的财富，土地是忧伤的脸  
一如仙人掌的脸  
血管的暖流里奔淌渔人的歌声

等月光开出了花朵  
我的爱情也就开满家的门扉  
那时故乡可能未满十八岁

原谅我未老先衰，疼痛的生发来自乡愁  
年轻的孔明灯落向哪里就会落下幸福  
可祖母总记得有备无患叨叨絮絮缝补一生

小镇如今佝偻着身影  
风尘仆仆的我回来之后  
突然听到一声祖父的咳嗽

## 金波荷花田

## ■ 张华

白云下，  
凉风吹拂，  
金波地 泥溪共奏山水曲。

荷姿少女，  
窈窕袅娜，  
裙叶托起透明水珠。  
玲珑剔透 巧笑颦兮，  
花萼粉颜争艳笑夕阳。

捻一指莲子，  
手留余香。  
涤俗尘，照清水。  
出芙蓉，去雕饰。  
挥手别田野，  
一缕夏日怀思。

## ■ 红笛

圈子里的人叫他老黄，我叫他手  
表老黄，姓黄的人多，前面加上手表，  
以示区别。

海口爱玩手表的人不多，几乎都  
认识老黄，老黄也认识他们。海口修理  
手表的店铺摊位有五六十家，散布在  
各条巷口街角，老黄是他们的常客，聊  
天时话题总离不开手表。不说手表时，  
老王便会拿一块手表在手中揉搓，眯着眼睛，  
一副非常陶醉的样子。用老黄的话说：一块好的手表，  
一是分量要足，用手一掂，表会向手  
心里沉，另外是手感圆润光滑，不磨  
蹭皮肤，起伏过渡棱角分明，表盘刻度  
有立体感。前前后后、角角落落里的  
字写刻划，分明流畅，出落得非常干  
净，没一点拖泥带水。老黄说其实  
就看感觉吧，只能意会不能言说。

我的小学同学赵平在东西湖边  
摆修表摊，他父亲是老表匠。家藏万  
金，不如薄技在身，赵平的修表属于  
家传技艺。老黄常去和他沟通，我有  
空也会去坐坐。从老黄那里，知道了  
手表里K金、包金、贴金、镀金、半钢，  
全钢的区别，也知道了瑞士、美国、英  
国、德国等多如牛毛的其中的一些品  
牌。至于中国制造的手表品牌有多  
少，有说四五十种，有说六七十种，连  
他们都难说得清楚，但对于各种机芯  
的型号，他们却能一一细细说来。

我知道老黄从小就喜欢手表，中  
学时花十七元买了第一块，记不得什  
么牌子了，戴在手上，指针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他不是看时间，是看手表，  
觉得好看。后来不读书了，出来工作，  
又花一百一十元买了一块红旗牌的，  
辽宁产品，他说“红旗”两字写

## H名家翰墨

## 手表老黄

得真漂亮，是毛泽东的字体。一天下  
班后洗澡，工厂的洗澡房只用水泥板  
间隔，上面露天，他把手表放墙沿上，  
洗完澡后忘记收拾，当然是没有了。  
他父亲有自己的一份陶瓷生意，有些  
钱，也有一块梅花表，于是便给了他，  
虽然旧了，戴在手上，老黄还是越看  
越喜欢。于是便注意起那些老表来，  
并开始搜集收藏。随着之后的走南  
闯北，吃喝见闻，老黄的收藏越来越  
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老黄年纪不大，只是生态老相。  
他出入骑电单车，没事和大家闲坐，  
有事即走，因为熟了，也不用打招呼，  
把电单车退出，车头一转，一个跨步，  
绝尘而去，一气呵成，干净利索。为了  
抄近道，要从一个小区穿过，忙乱中  
便会出现，老黄把大门入口限制汽  
车进出的木制栏杆给撞坏了，栏杆没  
断，是欲断未断的状态，老黄身体亦  
无大碍。保安把老黄拽住，要他赔  
1200元。老黄把脸苦了下来，脚步  
变得有些蹒跚，脖子也好像扭到了  
直不起来。他也知道是交通违规了，  
因为大门旁边有电单车通道。老黄  
对保安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月  
工资刚过二千，离月底还远，身上就  
有五百块钱。小区物业经理过来了，也  
是非遗得赔1200元，说是没带钱就让  
家里人来。老黄说一家人靠他养活，  
他就是家长，家里人来也得是他掏  
钱。经理报了警察，警察过来，转着

看了一圈，听了双方的说辞，还多看  
了老黄几眼，见他这副面目，实在有  
些于心不忍，于是进行调解，说钱是  
得赔，但这栏杆也设置得不太醒目，  
应该是红白相间或是红黑相间的，你  
们只是涂成浅黄一种颜色，大白天下  
连我们都见不太清楚，更何况是一把  
年纪的老人。最后是按老黄说的赔  
五百元了事，警察也警告了他的违  
规，然后拍拍老黄身上说，年纪大就  
不要骑电单车了。事后说起这些，为  
了引大家发笑，老黄还就地学着蹒跚  
了几步。

其实老黄就是见着老，人却很有  
精神，就像他收藏和买卖的那些老  
表，岁月磨砺，表面沧桑，里面的零件  
每一样都是很好的。都说没钱玩车，  
有钱玩表，什么话都不能说绝对了，  
海口玩表的圈子小，也看不出谁像有  
钱的样子，看看藏过来藏过去的表  
就知道。也可能是地方小，还有地理  
位置的孤悬海外，历来没有大富大贵  
的人家，所以几乎没有家传的好表。  
朋友或同学，也有旧时大户人家子弟，  
打听过很多，说到老一代的遗留也是  
些金银首饰光亮，老床老凳八仙桌，  
鲜有好表传世。海口人对手表的见识也  
短，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戴五  
羊、红旗、北京、海鸥，上海的上海牌和  
春雷牌，也算是好表了。再到后来，海  
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多了，把手表当做离  
别多年的礼物带回，街面上才见一

些进口手表流行起来。

那时国营的百货商店里也有好  
表卖，劳力士900多元一块，欧米咖  
600多元，梅花300多元。在货柜里  
摆了几年，也没有人来买过一枚劳力  
士。900多元，那可是普通阶层两年的  
工资收入呢，有些钱的人手上戴的，  
也不外是英纳格、山度士、美度、  
绿翠之类的。海口人喜欢梅花，戴梅  
花表的大多都是些有身份或者有些  
华侨背景的人。硬要排出第二位，那  
就是英纳格。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  
同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已经退休多年，  
常在院子里拄拐杖散步，手腕上  
就是一枚老牌的英纳格，关于这枚手  
表的故事他跟我说过多次。五十年  
代末，单位派他去广州学习，住爱群  
大厦，当时是广州最高级的宾馆，住  
下不久有人向他兜售这块手表：全  
钢、夜光，全自动，人民币50元。说  
得他心动，于是把带来准备结婚用  
品的钱买下这枚英纳格，他说晚上  
在被窝里，看一宿，就是为了看英纳  
格表指针数字的夜光，心里兴奋不  
已。后来被知道了，先是说是要严肃  
处理，手表上缴，吓得他连哭了很多  
天，还差点影响了婚事。因为买的是  
走私表，那个年代把这种事看得是很  
重大的。说来说去，最后还是因为买来  
结婚用的，不是买卖，只给了一次警告，  
手表也得以留下来，一直戴到现在。

老黄收藏得最多的就是梅花表，  
各种年代的，各式各样的，收得多了，  
也会和收藏的朋友做些交流，互通有  
无。很多好表老黄也知道，却不会收  
藏，一个是价格高，买不起，另外是见  
识短，没见过，拿捏不准，不容易鉴  
别，要是假的，就亏大了。还是梅花  
表普及而实在。老黄说，梅花表就是  
海口人的劳力士。我是老海口，觉得  
老黄这话说的是事实，也经典。

## H草木风华

## 红棉花事

## ■ 陈位洲

气温一天天转暖，心里有些欢  
快，好像还有点期待。

风吹过，树叶西僵。是春风！  
春风吹拂。

春风一吹，花就开了。教学楼  
前那棵红棉，硕大的花朵，像燃烧的  
火焰，煊煊赫赫开满一树；衍林堂旁  
的弯子木上，黄澄澄、金灿灿，百  
褶千折，层层叠叠，一定是拼了全部  
的血气，才绽放出如此的花团锦  
簇！挨着凤栖堂的那棵鸡蛋果，一  
样是灼灼其华，满树鲜艳，只是乳白  
中点缀淡红，看起来要安静一些，却  
另有一番韵味。红花虽好也要绿叶  
扶持，可我发现，最纯粹最热烈的绽  
放，绿叶并不在场。

走在校道上，风吹过，飘飘扬  
扬，就有些东西洒落，落在头上，落  
在肩上，黏在衣服上，一看，是花  
屑。这才发现，春天里，有好多树也  
一样是开花了的。香樟开花了，牛  
蹄豆开花了，黄花梨假槟榔苦楝非  
洲楝……也都开花了。只不过，这些  
花开细碎卑微，怯怯地在绿叶遮  
掩下，没被注意罢了。

花开得美，自然会吸引眼球。  
那段日子，常有人寻到红棉  
树下，赏花观景。如此近距离的  
观赏，很多人还是感到不尽兴，频  
举相机，互拍自拍，他们要将这一  
树红艳，还有灿烂的笑脸、愉悦的  
心情一起打包，发送给微信朋友  
圈里的朋友。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静静地观  
察一场花事。

我家阳台旁那棵红棉，叶尽脱，  
光秃秃的枝条静对春风，未能继续，  
真是辜负了。每踱至阳台，心里不  
免生出些许落寞。忽一日，见皴枝  
上鼓起小疙瘩，日见长大，十天八  
天之后，便冒出一个个花苞来，这才知  
道，是我错了。

花开时，几条花丝顶着花药，  
引领张望，有些主动出击的样子。  
可是，位于中间的雌蕊此时却羞答  
答地将自己包裹起来，待到那几条  
花丝蔫了，这才盛情开放。看来，  
它们虽然“一个锅里吃饭”，却是  
“同床异梦”，能够成其好事，全靠  
外来因素。

花粉炫动，花蜜飘香，便招来了  
蜂儿鸟儿，也招来松鼠。蜜蜂轻巧，  
可站在花蕊上，尽情采撷；小鸟不行，  
花朵太小，承受不起。但小鸟靠  
不停地扇动一双翅膀，让自己悬在  
花蕊之上，也能一饱口福。松鼠就  
有些可恶了。松鼠翘着大尾巴，嗖  
嗖便能窜至梢头，机灵敏捷，可花  
梢还是难以支撑它的体重，颤颤巍  
巍中，它总是以前爪配合利齿将花  
采下，回到安全的地方再慢慢享用，  
一朵好花就这样夭折了。

到了夜晚，则有蝙蝠光顾。明  
月朗照，花色朦胧，数不清的蝙蝠影  
影绰绰，“呼”的一声扑上去，与花儿  
匆匆接了个吻，又“呼”的一声倏地  
离去。“呼——”“呼——”那样的急  
切，又是那样的神秘，在这场花事  
中，我始终无法看清这些神秘花盗  
的真面目。

热闹了几天，花就老了。虽然  
看上去依然光鲜，不显老，可门前冷  
落，蜂儿不来光顾了，鸟儿也不来光  
顾了，它真的老了。花老了，接下来  
就会凋谢。花开让人欢欣，花谢则  
会使人伤神。不过，那是一点一点  
到来的。花瓣一片一片地飞离，很  
需要一些时间。在时间的消磨中，  
原本还是一回事，慢慢的就不是那  
么一回事了。

不过，红棉花谢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花瓣翻飞，而是整一朵从花  
梗处断开，“啪”的一声就落在地  
上。那么大的花朵，还是那样鲜艳，  
那样生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突  
然就坠落在你身边，让人难以接受。  
那几天，每次路过，见落红满地，  
就不免有些伤感。路过的人都小心翼  
翼，轻移脚步，避免踩踏了。还有的  
人动了恻隐，将花拾起来，搁在路旁  
的矮篱上，虽然一样是抛家傍路，但  
这样做了，大概心里会好一些。

黛玉葬花人笑痴，但生活里  
也还总有这种事。我就起了念头，  
要把这些落红收起来，却不曾  
动手，不是怕人笑痴，而是不知道  
该如何安放，无可无可。转念一  
想，是它自己要这样的，还是顺  
其自然吧。

春天的脚步渐渐离去。春一  
走，夏就来了。物换星移，绿叶成  
子满枝，又是另一种心境。



## H洞见肺腑

## 为诗歌造所房子

## ■ 李孟伦

人来到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缘相  
遇，更甚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与世界有缘与  
诗有缘。我每每与诗相遇，都怀着对高山般  
景仰和南海潮般激荡的心情，激动不已。

小时候，牛背上的我还未到上学年龄，有  
天太阳刚从东方露出它红彤彤的脸，我牧牛田  
野，发觉点缀在草尖上的露珠在晨光下玛瑙般  
闪烁着，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些什么，路边绽放的  
百合在温暖的阳光下向我微笑，让我第一次  
感觉到自然生命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妙。如今  
回想起来，其实缪斯早早地来到了我身边，也就  
让我对周边的世界，从开始模糊趋向日渐清  
晰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存在，这也许是我心之灵  
视与世界相遇与缪斯相遇的朦胧感知，引领我  
走近甚至恋起另一物我境地的开始……

我与世界是有缘的。  
随着日子的拉长，母亲头顶塔笠在田野  
劳作弓身而成的风景与父辈犁一样的身体在  
大地深处把犁的形象，让我发现了辽阔的大  
地蕴育着无尽辛酸的辉煌或分娩的阵痛，曾  
多次让我在领略风雨中孕成如烟如雾的情  
愫，滚烫的泪打湿了我的眼睛，慢慢地我发觉  
黄昏从早晨开始，历史的尘土悬挂在父辈的  
眉尖，最初始的收获最终在荒原。人在社会上  
行走，每前行一步，就必然会踩痛一段故事。  
我是农民的孩子，幼小的我在旷野放牧心灵时，  
就学会凝望天空，凝望久了就发现太阳背  
后人类的一座荒岛，但我却在远方看不见的城  
市里无羁地狂欢或自由地痛哭。即使是狄奥  
尼修斯再生，白日举着灯笼，但人早已失落。  
于是，我便萌生了这个愿望，意欲寻找一种方  
式来表明自己与人世的存在。

到了“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时起，我发现了古老的甲骨依然鲜活了无数的  
世纪，就踏着不合时拍的脚印学着前人蹒跚寻  
找，不断挖掘辨认些属于自己的甲片文字，装  
在火柴盒里让生命燃烧寻找缪斯的灵光。在  
凝望与对话中，发现了最美的表达语言就是缪  
斯的语言诗的语言。异国他乡的是扶不起的  
“阿斗”，蓦然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  
个体的生命象形地自由行走的，是我们象形的  
汉语言，近乎诗的神性，不论站在哪个立脚点上，  
只要她出现，就能赋予世界新的生命。从此，  
我也坚定了追随缪斯的内心，活在汉语言  
文字里，活在汉语言文字的诗行里，这就是  
缘，今生注定了我与文字有缘，与诗有缘。

自我来到地球村的第一天的那一刻，把  
脐带交与了大地，我的血脉就与山水相连，  
我的生命就与这泥香的大地系在一起，倾听大  
海的潮音，去感受斑驳的阳光领略风雨，心怀  
大地上的一禾一花一草一木一锄一犁，在啁  
啾与蛙鸣中呼吸，一直想打造一个给予万物  
属于自己小憩的家园的可能，于是，穿过股墟  
到竹溪泛舟在东篱栽花，与大自然同领春色  
分享秋冬，让自己的灵视在宇宙交感中寻觅  
启迪与顿悟，渐行渐远，而今，诗歌已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也许我是为了诗歌而来到这个  
世界的一花开五叶，我要为诗歌做些什么。

在这个世上，肉眼所及，人有人窝，鸟有鸟  
巢，小到虫豸，大到日月星辰，帽大的天碗大的  
地，都有个窝。而诗，却在天地之间流放，沐  
风栉雨浴火，隐现于情者的眼里，裸放安生。房  
子，是每个生命体追求的栖所。诗的存在，是一  
种高贵的存在，她与宇宙万物同在又超乎宇宙  
万物，因人心境的不同而出现，随缘随风随流  
水，对于我，怎能忍心让其自然地失落他乡流落  
远方。我来到这个世界，与诗相遇，就注定了  
要参与诗的命运为诗歌造所房子。

## H浮世绘影

## 疍家人

## ■ 符志成

烈日炎炎的仲夏。一个周末，旭日东升，我多年  
不见的朋友东来一起去造访故友，疍家人张强。

张家位于调楼镇黄龙村闹市，距临高县城约20公  
里，虽多年不来，但还是很容易找到。张家如同当地疍  
家人的房子一样，都是紧靠路边的平板楼。几个装修工  
着的年轻人在忙碌着，原来张强家在装修。

看到张强，东来笑着说，你